

小橘灯

冰 心



小 橘 灯

冰 心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城布胡同2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57號

北京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經售

*

字數143,000 開本850×1168 紙 $\frac{1}{32}$ 印張 $6\frac{11}{16}$ 插頁4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0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00,001—20,000 冊

目 次

陶奇的暑期日記	1
好媽媽	80
小橘灯	85
回国以前	88
我的秘密	98
我們拜訪了火星	104
給黎巴嫩一位小朋友	106
小家伙們，懲罰得好！	108
“六一”節在拉薩	110
爾后	112
還鄉雜記	114
跟小朋友談訪埃及感	144
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	148
尋求友誼的“風箏”	153
國慶寄海外小讀者	156
京戲和演京戲的孩子	159
和演戲的孩子一起看戲	164
莫斯科河畔的孩子們	167

再寄小讀者	170
通訊一	170
通訊二	172
通訊三	174
通訊四	175
通訊五	173
通訊六	181
通訊七	183
通訊八	185
通訊九	189
通訊十	191
通訊十一	193
通訊十二	196
通訊十三	199
通訊十四	202
通訊十五	204
通訊十六	207
後記	211

陶奇的暑期日記

1953年7月14日 晴

昨天早晨，在发过成績报告之后，張老师把我留下了。

她笑着問我：“陶奇，你对于你自己的学习成绩滿意不？”

我本来自己覺得還滿意。我的算术、历史、地理、美术、体育，都是五分，語文、自然和音乐，都是四分；就沒有三分的。但是我一想，我还有三种科目是四分的，到底还不算頂好，就說：“我不滿意，我下学期還要努力，決心消灭‘四分’。”

張老师問說：“你知道我对你的学习成绩滿意不？”

我抬头看着她的臉，說：“我不知道……”

張老师說：“我不大滿意！特別是你的作文，你沒有尽到最大的努力。”她說話的時候，一直是笑着，可是我的臉“轰”的一下就紅了，头也抬不起来。

張老师把我拉到她的身邊，看着我，很嚴肅又很溫和地說：“陶奇，你是能寫的，但是你不好好地寫。你的條件比誰都好，你家里有那麼多的書。我知道你看的書很多，你姐姐說你把‘呂梁英雄傳’和‘卓姫和舒拉的故事’都看完了。”

我低着头說：“我看書盡是瞎看。我就是看故事，快快地看完就完了。許多字我都不認得，有的時候連人名和故事都記不清。”

張老师笑了起來，說：“你這個形容詞倒是用得恰當，‘瞎

看，看完了和不看一样！看书一定要細細地、慢慢地看。你这种‘瞎看’的习惯，一定要改。不过你有一件长处，你很会說故事，同學們不是都愛听你說故事嗎？”

我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說和写就不一样，說就容易，写就写不出来。”

張老師說：“那怎么会呢？話怎么說，就怎么写。”

我說：“我有許多字不会写。还有，我的形容詞太少了！有的时候，我的話很多，就是形容不出来，我就索性不写。”

張老師笑了說：“所以我說你看书要慢慢地看，看每一个字是怎么写的；要細細地看，看人家形容一件东西的时候，是怎么形容的。你說你不会形容，可是我知道你很会学人，我看見过你学过郑校长。”

我的臉又紅起來了。那是在一次課間休息的时候，我偷偷學給大家看的，張老師怎么会看見了呢？

我笑着沒有話說。

張老師追問我說：“你学得像极了，你是怎么形容的呢？”

我沒有法子，就說：“郑校长不是長得很矮嗎，所以她說話的時候，总是踮起脚尖，端起肩膀，用左手的大拇指和中指扶一扶眼鏡，然后就咳嗽一声，抬高嗓子，說：‘孩一子一們！’”說到這裡，我看見張老師不笑了，就赶紧停住，說：“我知道我不應該……”

張老師笑了一笑，說：“我还看見你学过李春生。”

我也笑了，說：“李春生剛來的時候，总是不擤鼻涕，因为鼻子不通，說話总是嗚嚙嗚嚙地……”

張老師說：“你是班里的‘卫生干事’，你应该好好地劝他，不应该学他，嘲笑他。你还喜欢給同学起外号，比方說你管范

祖謀叫‘四眼狗’，因为他戴眼鏡……”

我心里难过极了！張老师对于我淘气的事情，知道的真多真清楚呀！我赶紧說：“就为这一件事，范祖謀和我大吵了一顿，从那时候起，我就沒有再給同学起过外号了。本来我說‘四眼狗’也沒有什么坏意思，我爷爷給我讲过太平天国的故事，說太平天国有一位很勇敢的將軍，名叫陈玉成，他的外号就叫‘四眼狗’……”我說不下去，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張老师又笑了，說：“我們都知道你淘气，可是我們中国古語說‘淘气的小子是好的，淘气的姑娘是巧的。’从前所謂淘气的孩子，都是心思很活潑的。比方說你会学人，会給人起外号，都是你眼睛尖銳的地方。你会看出每一个人形象的特点，把他突出的地方夸大了，不过我願意你把你的尖銳的觀察力，放在帮助你描写的一方面，不用它作寻找人家身体上，或是別方面的缺点的工具。”

我用手背擦了擦眼睛，点了点头。

張老师又笑說：“你还会編歌，听說你們跳猴皮筋时候唱的歌，差不多都是你編的。”

我搖了摇头，說：“那是我們大伙編的——編歌很容易，說順了口就行。从小我爷爷就教給我背古詩，都是很順口的，像‘床前明月光’……”

張老师就笑問：“这首詩是誰做的？”

我說：“是唐朝的李白。”

張老师笑說：“对！好！你爷爷旧文学的根底很深，所以我说你的条件好得很，你爸爸不也是一个作家？你看你姐姐，我們在一起讀书的时候，她就会写文章，她不是一向都是她們班的黑板报編輯嗎？”

我說：“我爸爸前几天又到鞍山體驗生活去了。”

張老師說：“話說回來罢，拿你这么多的有利條件，你對你作文方面，想怎樣來‘消滅四分’？”

我想了一想，說：“我從下學期起，一定好好地做作文……不，我趁着暑假里沒有什麼事，就開始練習做幾篇。”

張老師說：“你在暑假里好好地寫日記好不好？每天寫它一千字左右，就是很好的練習。”

我吐了一下舌頭，笑說：“一千字左右！那太多了，我哪有那麼多話說！”

張老師笑說：“你忘了你寫過一千多字的文章！像‘西郊公園的一天’、‘我的母親’和‘我們的隊日’這幾篇作文，你都寫了一千二三百字。”

我說：“西郊公園太好玩了，動物又多，猴子啦，大象啦，寫起來就沒個完！還有我的母親，我對她熟極了，我就有許多話說。我們過隊日的時候，節目也多，也有意思。別的題目，我就寫不出來。每次我只能寫二三百字！”

張老師笑了起來說：“寫日記就不同了，都是你身邊熟悉的事情，也好玩得很。”

我說：“暑期生活，左不過是作暑期作業，我同學玩，吃飯，睡覺……多么單調！”

張老師說：“你試試看。你不要盡寫每天什麼時候起床，什麼時候學習，什麼時候吃飯，睡覺，像排課程表似的，就沒有意思了。你要寫每天突出的一件事；你看見了什麼人，玩了什麼地方，看了什麼書，作了什麼事，聽了什麼故事，詳細地，生動地，把它敘述描寫了下來。就是這一天什麼可記的事都沒有，你還可以抄下你所看過的書裏面的，你最喜歡的一段，

或是什么人說的一段話，什么人來信里寫的一段話……反正一天都不让它空着，長短倒无所谓。我相信你一定会寫長的……”她一面說着，就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厚厚的本子來遞給我。我接過打開一看，原來是一個牛皮紙面，紅格稿紙訂成的本子。張老師說：“這稿紙每頁是五百字，這裡有一百頁光景。這是我從前自己訂的日記本，現在送給你吧。你看，这么厚厚的一本！等你暑假過完了，這本子也寫滿了，那時候你該多麼高興！”

我雙手把這厚厚的本子抱在胸前，連心帶臉都熱起來了！我說：“張老師，謝謝您！我一定堅決完成任務！”

張老師笑了，拍着我的肩膀說：“這不過是我對你的建議，你不要把它當作一個負擔！你只好好地注意每天在你身邊所發生的一切事情，想寫什麼就寫什麼，只要把它寫得自然、生動就行。不會寫的字問姐姐，不會用的形容詞請教你爺爺——先試幾天看看，覺得有意思呢，就接着寫下去。我們就這樣定規好不好？”

我又謝了張老師，緊緊地抱着那本子，飛快地跑了回來。爷爷、奶奶和姐姐都在家。我喘吁吁地把成績報告和本子都給爷爷他們看了，又把張老師對我說的話，大概說了一遍。爷爷很高興，說：“張老師一定覺得你還能寫，你要好好地寫下去。”奶奶就忙着替我擦汗，又遞給我一杯涼開水，一面說：“你看你熱得這樣！還不好好地走路，總是跑！”姐姐一面細細地看我的成績報告，一面笑對爷爷說：“小奇也許會寫得好，就是她有一個毛病，‘虎頭蛇尾’。”

我看了她一眼——姐姐總是挑人的短處！不過她對我的批評常常是对的，這句形容詞也值得記下來，“虎頭蛇尾”！那

么大的一个脑袋，那么細小的一条尾巴，多难看，多可笑！

以上是昨天的事。今天我沒做什么，就是在家休息。

我真高兴，我已經寫了六頁半，三千多字了。照这样写下去，这个本子就不够用了！这是个很好的开端，我一定不要“虎头蛇尾”，我要多多地写，不间断，坚一持一下一去！
胳膊都酸了，明天再写。

7月15日 晴

今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往上屋跑，再晚一会儿媽媽就上班去了！

堂屋飯桌上摆着媽媽用过的碗筷。我一面叫媽媽，一面跑进里屋去。媽媽低声搖手說：“你別嚷，对面屋里你爷爷和奶奶還沒醒呢。”我看見媽媽穿一条淺灰色的褲子，上面是一件淺黃地印小綠花的短袖衬衫，脚下是一双擦得雪白的帆布凉鞋，显得又好看又凉快。我說：“媽媽，你从前总是穿灰布制服，現在也打扮起来了。”媽媽一边梳着头发，一边說：“苏联医生根据他們自己接触病人的經驗，說病人喜欢明朝的顏色，所以他們劝我們不要总穿灰色制服，說是这样会給病人一种阴郁的感觉。所以我們女医生都換穿花衬衣，男医生还結上漂亮的領帶。我們医院就像一个非常舒服的家庭，沒有一点难聞的药味，屋里一切也不是白色的，裝飾的才美呢。現在我要去了，上班以前，我們还要学习俄文。你在家好好休息，好好温习功課，今晚若沒有别的事，我七点钟就回來的。”媽媽說着拿起公事包就向外走，我赶紧跟上拉着媽媽的手，送她到门口。

早飯后我訂了生活計劃：早起，作广播体操，帮姐姐收拾屋子，帮爷爷澆花、灑街。早飯后帮奶奶洗碗，以后做“暑假作业”。午飯后睡午覺。下午是自由活動。晚上記日記。此外每星期二上午八点到十点，帮曾雪姣補習語文。这工作是我自動要作的，我一定要有恒心，坚持下去！

八点半了，媽媽还不回来，我要洗澡睡覺了。

7月16日 晴

今天王瑞芬来了，叫我找王瑞萱玩去，我真是不想去！

王瑞芬和姐姐同班，她們是最好的朋友。她家去年才从天津搬來，就住在我們胡同西头的一个紅漆大門里。她的妹妹王瑞萱和我同班。王瑞萱剛來的時候，天天坐着三輪車上學。李春生最愛逗她，天天帶着幾個淘氣的男同學，远远地看見她來了，就排隊站在門邊，把手一伸，把腰一躬，齊聲說：“小姐！請您下車。”放學的時候，也是大伙搶先走出門外，站在車邊，鞠躬說：“小姐，請您上車。”把王瑞萱氣哭了好幾次。林宜就勸告了李春生，說幫助同學應該說服，不應該譏笑，又把這情況反映給張老師。有一次張老師在我們家里和王瑞芬談起，王瑞芬很難過地說：“就是我母親的主意嘛！她對於我們以前那種腐化的生活習慣，總是捨不得放棄！我對我母親說別讓我妹妹坐車上學，我母親還生氣呢，她說：‘你妹妹的事，你就不用管了，你小的時候，還是坐汽車上學呢！’就是我自己騎車上學，我母親也不願意，說是怕我撞着碰着。架不住我一定要騎，她也沒有法子。其實我妹妹也不願意坐車，也不要人送，怕同學們笑話。就是我母親不放心她一個人走路……”我在旁邊聽着，就說：“我每天上學就從你們門口經過，以後由我

来带她好不好？”王瑞芬高兴得拉住我的手說：“那太好了！瑞萱在各方面都需要向你学习，你多帶帶她吧。”張老師也說很好，姐姐提醒我要堅持到她習慣了走路為止，我也答應了。

从那时起，我天天和她一块上学，一块回家。下雨下雪的日子，我們都穿胶鞋打伞，也不坐車。起先她母親很不放心，后来也高兴了。有一天她对我說：“瑞萱走路上學倒走胖了，現在飯量也大多了。”

瑞萱也有她可愛的地方。她很有礼貌，同學們借給她東西，她總說“謝謝”，若是踩了人腳一下，她也總說“對不起”。學習也很努力，衣服穿得也整齊清潔。張老師若是夸她一句，她就兴奋得紅着臉笑。她的缺点就是不愛勞動。她最怕“掃除”，人家在課室掃地，她拿着掃帚站在門口，用手絹搗着鼻子。同學都不贊成她這種不愛勞動的態度；尤其是李春生，每次看見她這樣子，他就向她鞠躬，說：“小姐，您上一邊歇着去吧，小心尘土迷了您的眼睛。”

她在學校里不大說話，也不和人打架；可是在家裏脾氣就大啦。衣服沒有熨平不穿，鞋沒有擦亮不穿，每天都得保姆給她把手絹接在袋里，把書包給她背上，拉着她的手送到門口。那保姆還囑咐我說：“陶小姐，你好好地照應妹妹呀！”

我真不喜歡人家叫我“陶小姐”！！！而且王瑞萱也不是我“妹妹”，她比我还大十個月！

但是慢慢地她就好了，晚上放學回來，常到我們家裏來做功課——她本來有一位家庭教師，後來這位教師到一個機關就業去了——在我們家里的時候，我做什么勞動，她都參加，還覺得很有趣。有一天我們家裏包餃子，她問奶奶要了一張餃子皮，也學着包。她越包越高兴，那天她吃餃子吃得比誰都

多！

我可不喜欢到她家里去！她家里很闹。她母亲现在不打牌了，就每天开留声机，吵得我们看书也看不下去。我们做功課的时候，她还常常叫人送些糖果饼干来给我们吃，像开“茶話会”似的。我回家就吃不下饭，姐姐就不让我去了。姐姐自己也很少去；总是王瑞芬到我们家来。姐姐很喜欢王瑞芬，说她是一个好团员。我仿佛听见姐姐对妈妈说过，王瑞芬的父亲是天津的大资本家，去年“五反”的时候，王瑞芬的表现非常好。

写得不少了，今天又写了两页半！

7月17日 晴

今天我们接到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爸爸的，他写得真好，现在我把它抄在下面：

……在去鞍山之前，我从沈阳曾坐火车穿过内蒙古草原，在郑家屯与辽阳之间，看到了一幅奇丽的景色：这是一个万里无云的天，太阳正落到地平线上，一片蒙蒙的金光，笼罩住这无边无际的深绿色的草原。一个穿着红土衣的牧马的小姑娘，站在水池边，用鞭子轻轻地打着水玩。夕阳照在水面上，把这小池变成一面橙黄色的镜子。一群棕色的马，自由自在地在吃草，夕阳照在马背上，又成了深紫色的。这些颜色涂抹在一起，就是一幅极其和谐极其美丽的图画！

火车穿过鞍山市，烟囱密得像树林一样。从这树林般的烟囱里，吐出漫天的白茫茫的烟，把太阳都衬成淡黄色的。鞍山车站却很冷静，站房不太，柏油路上没有几个行人，工人们都上班去了。

我很兴奋，明天起便开始投入这伟大的建設，以后也許不常写

信，你們放心吧……

第二封是志願軍周少元叔叔寫給姐姐的。

亲爱的陶真同志：

你的來信收到了。我今天特意代表我們單位寫信感謝你對我們的鼓勵和关怀。由於你們的鼓勵，使我們的工作與學習大有提高。我時刻在想，你們在繁忙的學習中為什麼匀出了寶貴的時間給我們寫信呢？你們寫信的目的是為什麼呢？為了我們在共同的反侵略戰線上取得勝利，為了實現我們的美好理想——共產主義社會。

陶真同志，請你轉告高一乙第四團小組：王瑞芬、高玉敏……等同志，她們的來信都收到了；我們單位上也有人分別回信了。祝賀全組同志身體健康，學習順利！

你的朋友周少元 7月2日

7月18日 晴

今天早晨，姐姐告訴我一件非常可喜的事情。

在七月二號，從日本來的第一只換僑的輪船——興安丸上，有媽媽的表妹陳姨帶着她的女兒，和五百多華僑一齊到了天津。她們在回廣東以前，要到北京來玩。媽媽曾寫信請他們來我們家里住。昨天晚上，媽媽從醫院里把陳姨的回信帶來了，信里說：

……我們定規坐二十號晚七點鐘的直达車到你們那裏去。我虽然是第一次到北京，但是我知道你們的住址。你們很忙，不必來接吧。

十年不見，我多么想你！小真一定是个大姑娘了，小奇也不小了吧？我們的小秋，不但急切地盼望看見偉大的新中國的首都，更急切地盼望看見兩個可愛的姐姐……

奶奶听着姐姐念到这里，就笑說：“聽見沒有？‘两个可愛的姐姐’，小奇，你可得做出姐姐的样子！”姐姐說：“小奇会的，她最爱当姐姐了。”回头又笑对我說：“你可得到处树立榜样，你可能是她回国以后的第一个小朋友，又是她所接触的第一个少先队员……”我赶紧說：“那是自然的！”姐姐真是心細呀，她的思想总是跑在我的前头！

奶奶說准备把陈姨她们安置在西厢房住。我把我的床让給小秋，姐姐把她的床让給陈姨，都鋪上干淨的床单和席子，換上干淨的枕套和毛巾被。我們俩就在外屋搭上兩張帆布床，把我們的鋪盖挪了过来。收拾完大家都是汗淋淋地！奶奶一边搊扇子，一边說：“今天是‘初伏’，怪不得这样热！”姐姐說：“現在就这样吧，到那一天我們再把这屋子打扮一下，买点花什么的。”

晚饭吃的是湯面。飯后大家都坐在院子里乘涼。弯弯的新月，挂在天边，疏疏落落的星辰，在深藍色的天空中閃爍。奶奶說：“今年的‘爱国卫生运动’真是做得好，一个蚊子都没有。要是从前呀，坐在院子里，光打蚊子都来不及。”

奶奶說話，总爱提到从前。我可永远想到将来。明天的事总比昨天的事更有意思。后天就有客人来住了，我最喜欢单有客人来家里住！小秋妹妹也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八九岁的小女孩总應該是好玩的。

7月19日 晴

今天是媽媽在家的日子。奶奶不让我上媽媽屋去，她說：“你媽媽昨天夜里多晚才回来，星期天你还不让她多歇一会儿！”她要帶我上大菜市，說今天要吃点好的。

奶奶从前总不愛上大菜市，她不能多走路，坐三輪車嫌費，坐山車又怕挤。解放以后，她不怕坐電車了，因为人家不但不推她不挤她，还扶她上下車，讓座位給她坐，把她乐得什么似的。她总說：“真是毛主席教管得好，人心都变了，要是从前呀……”底下又是沒完沒了地，作起比較來了。

她虽然不怕坐電車了，但是她一个人去大菜市还是麻烦。她要买許多零碎的东西，什么黃花呀，木耳呀，干笋呀，蘑菇呀，滿滿的裝了一籃；她一个人提不动，因此我还是她必要的助手。

我也喜欢去大菜市，那里面什么都有，什么都多。許許多白衣白帽的販賣員，站在攤架中間，忙忙碌碌地秤这个，包那个。攤上的鸡蛋堆得整整齐齐地像一座座的小山。水果和蔬菜攤上更是好看，紅的、紫的、綠的、黃的；各種顏色染在一起，好像一幅水彩画。豬肉、牛肉什么的，就是一大片一大片地挂着，还有鬼子、火鸡什么的。魚攤上可腥氣啦，可是那一条条，黃黃花花的鱈魚，挤在大木盆里，粘滑滑的穿来穿去地扭纏在一起，多好玩呀！

我正蹲在木盆旁边看鱈魚，身旁忽然出現了一双穿着絲袜和鏤空白高跟皮鞋的脚，我还聞到一陣陣的香水氣味；抬头一看，原来是几个外国女人，穿着花花綠綠的衣服，戴着耳環，抹着紅嘴唇，手里拿着各色的皮包，在指指点点地說笑。一个灰白头发的，翹着大拇指对販賣員說：“蒼蠅，一个沒有，很好！很好！”这时奶奶从后面推我一把說：“走吧，今天人挤，你看起來就沒完啦！”

我們跟着人流，挤出門來，穿过阳光照得热烘烘的大街。上了電車，車上还是挤。一位解放軍叔叔站起來，讓奶奶坐